探祕「閨閣」

文｜小光

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未婚女子居住的房間稱爲「閨房」，是少女日常起居、學習女紅、研習詩書禮儀的私密空間。

繡樓

閨房又有「繡樓」之稱。繡樓原本是古代女子從事女紅、刺繡等活動的場所。在一些家規較嚴的家庭裡，繡樓幾乎就是女孩子出嫁之前的小小天地。她們在這方寸天地裡做女紅、讀書、憧憬未來，也編織著屬於自己的閨中夢。

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，這樣的生活空間似乎帶有某種封閉，甚至束縛的意味；但換一個角度看，能夠安靜地生活在繡樓之中，也往往意味著衣食無憂、生活受到家族的保護。少女們便在這樣相對安穩的環境裡，學習女紅、禮儀與持家之道，也逐漸養成傳統社會所推崇的溫和、端莊與柔美的性情。

古代繡樓中通常會有一個繡繃，供女子刺繡使用，常放置在採光較好的窗下。清晨或上午，陽光斜斜地穿過木窗，落在繡繃和專心刺繡的少女身上，若從今天的眼光回望，那無疑是一幅充滿生活氣息的畫面。

鏡子

閨中女子愛美，鏡子自然是她們最親密的夥伴之一。在愛上一個人之前，

FENGCHEN/ADOBE STOCK



▲ 古代少女們在繡樓中，學習刺繡、禮儀與持家之道。

少女首先要學會認識自己，而鏡子，便是她每天面對自己、整理容顏的那一方小小天地。中國古代關於女子照影的故事很多，其中最著名的意象之一，便是若耶溪畔浣紗的西施。傳說中的西施美貌動人，甚至使水中的魚兒見了她的倒影，都羞得沉入水底。這個流傳千年的故事，也成爲中國古代文學中「美人照影」最富詩意的想像之一。

銅鏡在古代主要用於照面梳妝，同時也被賦予驅邪避凶等文化寓意。現存較早的銅鏡之一，出土於殷墟婦好墓。到了漢代，銅鏡又逐漸被當作愛情信物，男女之間互贈銅鏡，寄託著相思與相伴之情。

中國文化中流傳甚廣的「破鏡重圓」，便與一面銅鏡有關。唐代《杜陽雜編》記載了南朝樂昌公主與駙馬徐德言的故事：夫妻因戰亂離散，將一面銅鏡一分爲二，各自保存，最終憑藉半面破鏡重新相認。後來「破鏡重圓」便成爲夫妻失散後重新團聚，或感情破裂後重新和好的常用典故。

而在《紅樓夢》中，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，則常被人以「鏡花水月」來形容——美麗而虛幻，看似觸手可及，最終卻難以眞正握在手中。（待續）

婚姻何處去 唐人有借鑑

文｜小光

現今的我們，正處在一個物質豐富，卻情感脆弱的時代。現代婚姻與戀人之間的關係，彷彿從未讓人們覺得安全。

李娃示意圖：亮亮 徐 /ADOBE STOCK；背景：RAN/ADOBE STOCK



彩禮與房產的討價還價、婚前財產的劃分、精明的風險控管，乃至一旦對方遭遇變故，便「大難臨頭各自飛」的冷酷現實，讓無數人在婚姻門口望而卻步。人們常抱怨世態炎涼，甚至動輒痛斥「感情經不起考驗」。

然而，若我們將目光穿透至一千多年前的大唐，回到那個千舟共濟、萬國來朝的貞觀盛世，親眼目睹《太平廣記》中〈李娃傳〉的生活，便會發現，古人對於情感的理解、對夫妻相處的道德與擔當，遠比今天許多打著「理性」旗號的現代人，更爲深刻、更爲高貴。

一、浮華落盡處　方見人性

滎陽名門世家子弟鄭生，攜帶鉅款進京趕考，在長安平康坊偶遇名妓李娃。鄭生沉溺於溫柔鄉，將數百萬家資揮霍一空。老鴇見其錢財散盡，便與李娃設局將其拋棄。鄭生病倒街頭，爲了活命，不得不落入「凶肆」（古代的喪葬機構），靠在喪禮上唱輓歌維生。甚至因其聲線優美，居然拿下了長安東西兩肆輓歌大賽的冠軍。

然而，這件事被他身爲常州刺史的父親發現。在極重門第風骨的唐代，世家子弟淪爲唱輓歌的賤民，會被視爲家族的最大恥辱。憤怒的父親用馬鞭將鄭生打得半死，遺棄於亂葬崗。鄭生保住了一條命，卻雙腿殘疾、渾身惡臭，在寒冬臘月的長安街頭沿街乞討。

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冬日，鄭生乞討到了李娃門前，凍得大聲叫屈。李娃聽出聲音，衝下樓看到昔日風度翩翩的豪門公子，如今已變成了宛如骷髏、渾身惡臭的叫化子。那一刻，李娃心生悔意，善良在心中覺醒了。

她解下自己的錦袍，將又臭又髒的鄭生緊緊裹在懷裡，淚水漣漣的說：「是我把你害到了這個地步！」

二、夫妻相處之道：彼此成就

李娃救下鄭生後，在城外租下房子，用最好的飲食與藥物悉心照料他。當鄭生的身體逐漸恢復後，李娃做了一個決定——她要幫鄭生重拾人生。

李娃對鄭生說：「你現在還年輕，才華還在，不能一輩子這樣廢掉。」她拿出多年積蓄，駕車陪鄭生前往長安東市，花費數百萬錢購買了整整一車的科舉應考書籍。在接下來的數年裡，李娃謝絕一切社交，日夜陪讀，督促鄭生發憤圖強。

最終，鄭生一舉登科，在朝廷策試中奪魁，授官劍門參軍，終於在經歷了潦倒後，重新站上了人生的高峰。

李娃用自己的眞誠和身家爲伴侶築起防風雨的港灣，引導他走向更高的天地；而鄭生也沒有辜負這份信任，克服了身心重創，一鼓作氣考取功名。

夫妻不是互相攀附的藤蔓，而是並肩作戰的戰友。好的婚姻，能把一個落魄的叫化子重塑爲國家棟梁；壞的婚姻，也能把一個滿懷志向的青年消磨得平庸麻木。

三、懂得退讓　只為夫君

故事最打動人性，也最令後世學者感嘆的一幕，發生在鄭生高中大官、功成名就之後。

當鄭生興高采烈地準備帶李娃共享榮華富貴時，李娃卻非常平靜地對他說：「此刻，我該走了。」

鄭生大吃一驚，死活不肯，甚至說出——「我要自殺」，來挽留她。但李娃非常堅決。她說，自己曾經是平康坊的風塵女子，這一段過往如果被朝廷與世家知道，將會對鄭生未來的仕途產生致命的汙點。她救他、幫他，是爲了還當年的債，也是爲了讓他重獲光明，而不是藉此攀附富貴，爲自己討一個「官夫人」的頭銜。

▲ 李娃見到落魄的鄭生，產生悔意，要幫助鄭生重拾人生。

李娃的這份決絕，展現了一種高貴的深明大義。她愛鄭生，但她的愛不帶有脅迫性，更不帶有——「我對你有恩，你就必須回報我一生」的道德勒索。

李娃明白「愛是成全，而非私有」，她懂得在適當的時候保護對方的尊嚴與前程。也正因爲她這份毫無私心的高潔，徹底打動了原本極其看重門第的鄭生父親。當老父親得知李娃傾家蕩產救助兒子的全過程後，大爲震撼與感動，放下了一切偏見，親自爲他們主持婚禮，迎娶李娃入門，最終李娃被朝廷封爲「滎陽郡夫人」。

〈李娃傳〉的故事雖然寫於一千多年前的唐代，但作者白行簡筆下的這個故事，卻像一面鏡子，照出了現代人婚姻觀中的種種問題。

在現今這個倡導「個人利益最大化」的時代，人們常常太聰明、太會算計。算計著結婚的代價、離異的風險、對方的背景與收入，卻唯獨忘記了婚姻最本質的基石——責任、信任，和在逆境中相濡以沫的大義。

反觀現代社會的許多情感糾葛，動輒演變成「我爲你付出了這麼多，你憑甚麼這樣對我」的歇斯底里。許多人在一段關係中，將「付出」當成了控制對方的籌碼，一旦對方的回報不合心意，便心生怨恨、發狠報復。

古人講「君子溫潤如玉」、「夫妻相敬如賓」，這種「敬」，不僅是客氣與禮貌，更是對另一半的內心尊重、對婚姻契約的守護。

眞正的夫妻之道，不是風光時的推杯換盞，而是落魄時的解衣相裹；是患難中的彼此扶持與成就；更是經歷過風雨後，依然能對彼此保持的那一份坦蕩與敬重。

當我們在現代社會的情感迷霧中感到困頓與疑慮時，不妨讀一讀〈李娃傳〉。在那個遙遠的大唐，曾經有一個女子與一個書生，用他們的曲折人生書寫了怎樣一段人間眞情。

